

人间真情

父亲的教育

■张君民

父亲已经去世两年多，我仍然不时想起他老人家，特别是在这细雨纷纷的清明时节，对他的思念愈加强烈。

父亲学养不深，脾气暴躁，教育我们兄弟的方法也简单粗暴。他笃信“棍头出孝子”，他相信“打是亲，骂是爱”，他常说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他告诫我们，“人穷志不能短”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他总是板着面孔，不苟言笑。即便对我们有一腔的心疼和怜爱，他也从不表现出来。我们稍有差错，就会遭到他的训斥，挨打是常有的事。

那时候，我对他是又仇恨、又敬畏。

父亲给我们定的规矩很多：吃饭时，不能抢在长辈之前动筷子，不能剩饭，不能掉渣，不能吧唧出声，不能在盘子里乱挑等，否则一筷子就敲在头上。平时要站有站相、坐有坐相；见了老人要打招呼；不能睡懒觉；不能随便吃或拿人家的东西，更不用说去偷人家的东西了。一次，我跟随小伙伴去偷人家的西瓜，就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，打得我身上的紫痕一个月才下去。其实，我当时根本不敢去偷，只是在旁边望风，偷的人跑了，只捉住我一个望风的。

我们兄弟中，二哥长我四岁，挨打最多，一是因为他学习不好又贪玩，留级到和我一个班了还不如我的成绩，再一个，二哥脾气犟，怎么打他，他都不跑，直到父亲败下阵来。

也许是对二哥学习上的失望，父亲抓得最紧的就是我的学习。老师随意的一句“很聪明，就是贪玩”，无限加大了父亲对我的监管力度。他常常一下班就回家，为的就是督促我学习。

我最羡慕邻居家的孩子，他们可以在有月亮的夜晚疯狂玩耍，可以在寒冷的冬天睡到自然醒，可以不为学习成绩的好坏发愁，无忧无虑，而我总是在惊惧中偷偷地玩耍，经常会在父亲“狗黑子”的叫骂声中，极不情愿地从热腾腾的被窝里爬出。父亲的打骂几乎笼罩了我的童年，压抑了我的玩性和惰性，增加了我对他的惧怕和仇恨。我那时候总期望他永远待在单位，不要回家。

父亲对我们严厉，对待外人却和蔼可亲，所以经常有人来家里做客。那时候家里条件差，招待标准自然不高，一般只有两个菜，一个家常的，不是凉拌萝卜丝或白菜丝，就是凉拌芥菜丝，另一个就是母亲最拿手的葱花炒鸡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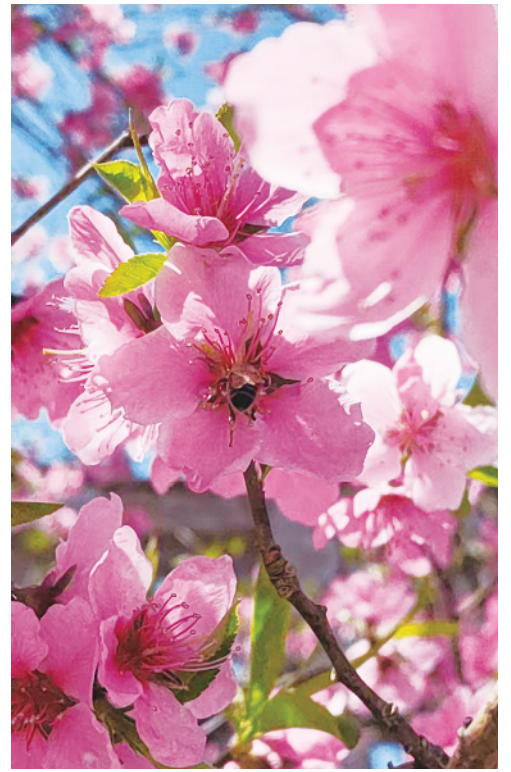
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这葱花炒鸡蛋。洁白的葱白、翠绿的葱叶、金黄的鸡蛋，冒着氤氲的热气，飘着沁人的香味，馋得我直流哈喇子。但我是不能近前的，这是家里的规矩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不管喝多少酒，从来都不去吃那葱花炒鸡蛋。他总是在客人走后，把剩下的鸡蛋端给我，然后怜爱地看着我狼吞虎咽，笑骂：“瞧这没出息的样儿！”

如今，我也早已为人父，对孩子总是疼爱到极致，好像在弥补我童年的缺失，但有时看到孩子如我儿时一般顽劣之时，也会由爱生恨，像父亲附体了一样，对其施以打骂，随之后悔，更增加了对他的溺爱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原来对父亲的惧怕和仇恨早已烟消云散，沉淀下来的是深深的敬、浓浓的爱，和无尽的思念。

敬爱的父亲，您在那边还好吧？孩子想您了！



灼灼其华

付三英 摄

往事如昨

一碗肉片汤

■任富强

供销社的红砖墙在记忆里褪了色，“国营饭店”的招牌早已不知去向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大型生活超市。站在超市明亮的玻璃门前，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碗肉片汤的香气，氤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阳光里。

那是个闷热的晌午，蝉鸣声裹挟着热浪，一波一波地涌来。我跟着父亲和叔叔去交公粮，粮管所的磅秤在吱呀作响，排队交粮的乡亲们把麻袋堆成小山。

排了整整一上午的队，日头已经烧化了柏油路面。叔叔把我从人堆里拽出来时，我肚子咕咕叫着，像有只不安分的小兽在里头打滚。他青布衫的后襟洒着盐花，草帽压得很低，从裤兜摸出个四方手巾：“走，咱们吃好的去。”

供销社斑驳的砖墙上，“国营饭店”的搪瓷招牌被晒褪了色，可玻璃橱窗里的烧饼正泛着蜜色光泽。彼时的“国营饭店”性质是“国营”，还是老板名字叫“国营”已无从考证。

饭店里飘着油烟气，几张方桌，几条长凳。叔叔要了一碗肉片汤、两个热烧饼。汤端上来时，热气腾腾的，肉片在清亮的汤里舒展着，葱花翠绿，姜丝金黄。我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，鲜美的滋味在舌尖绽放，烫得我直吐舌头。叔叔笑了，用粗糙的手掌拍拍我的背：“慢点喝，别烫着。”

他把自己那个烧饼掰了一半给我。我埋头吃着，听见他和父亲低声说着今年的收成，说着家里的开销。叔叔的碗里只有几片菜叶，他把肉都挑给了我。我抬头看他，他正望着窗外，额头上沁着汗珠，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疲惫。

那时的我不懂，那碗肉片汤是叔叔省下的午饭钱买的。他总说“孩子长身体，得多吃点”，自己却常常就着咸菜啃冷馒头。如今站在这里，超市的玻璃映出我的影子，却再也寻不见那个总是笑眯眯的叔叔。

又到清明，我去给叔叔上坟。坟前的青草又长高了，我蹲下身，轻轻拔去杂草。风掠过耳畔，仿佛听见叔叔在说：“慢点喝，别烫着。”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那碗肉片汤的香气，穿越三十年的光阴，依然温暖如初。

超市的软门帘开开合合，顾客进进出出。我转身离开，脚步有些踉跄。夕阳西下，拉长了我的影子，却拉不回那个闷热的晌午，拉不回那碗热气腾腾的肉片汤，拉不回我亲爱的大叔。

粮车辘辘的岁月里，我始终记得他最后仰头喝尽碗底清汤的那个画面。

民俗札谈

诗意清明

■凡雪

清明，既是节日，也是节气，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、对先人的追思和对生命的感悟。

清明节的前身是“寒食节”，《周礼》记载：“仲春，以木铎修火，禁于国中。”在周朝，每年春季二月份左右，宫廷中负责火政的官员便会敲着木铎走街串巷，提醒百姓安全用火。“二月江南花满枝，他乡寒食远堪悲。贫居往往无烟火，不独明朝为子推。”这是唐代诗人孟云卿所作的《寒食》，贫困人家有时连生火做饭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

据史料记载，寒食节的发源地是山西介休绵山，距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。据《辞源》《辞海》中关于“寒食节”释义：介子推历经磨难辅佐晋公子重耳复国后，隐居绵山。晋文公重耳烧山逼他出来，子推母子隐居焚身。晋文公为悼念他，下令在子推死难之日（后为夏历冬至后的第105天）禁火食冷，渐成寒食节。

北魏《齐民要术》记载的“寒食醴酪”，正是用杏仁、麦芽等食材熬制成“寒食粥”等冷食食用；在清代，皇帝宣旨取榆柳之火赏赐近臣，形成“轻烟散入五侯家”的独特景观……现在，寒食节的意向更多地变成了一种士大夫的精神图腾。这个图腾与介子推的风骨有关，与士大夫的名节有关，与“深冤何用道，峻迹古无邻”有关，与“但存介子推，不羨公孙弘”的忠孝之思有关，与华夏文明对火的崇敬有关。

寒食节文化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，拓展出多种形式：在日本，寒食节习俗与当地的“镇火祭”习俗融合，形成春季防火的习俗；在韩国，寒食节演变为“寒食省墓”的冷食传统；在越南，有“寒食祭灶”的习俗……

历史上，寒食、清明两节相近，久而久之，便合为一个节日。

清明的习俗有很多，最重要的是祭扫先人坟墓，

要清理杂草、焚香烧纸、供奉酒食、添土修坟等，表达人们慎终追远的思绪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“寒食节第三天，即清明日矣，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。”说明清明祭扫，从古至今都受人重视，是非常重要的习俗。

除此之外，清明前后正值春光大好，桃红柳绿、百花争艳、流水迢迢，携家人或三五好友踏青郊游，放风筝、荡秋千、戴柳插柳，也不失为一桩美事。《清嘉录》记载：“清明断鹞，放晦气也。”古人认为放风筝可以放走不好的事情，剪断风筝线的同时，灾病也随之放飞了。

谚语有云：“清明不戴柳，红颜成皓首。”意思是在清明这天不将柳枝盘成花环戴在头上，年轻人就会变成满头白发的老人。这话虽然有些夸张，但是古人认为，柳枝能驱灾辟邪，于清明这天将柳枝插于门上或编柳环戴在头上有美好的寓意。

《清嘉录》记载：“清明市上卖青团、熟藕，家人以祭祖。”青团是清明前后的应季美食——新鲜的艾草汁配合着糯米粉，包裹着黑芝麻、红豆沙等馅料，蒸好后冷却食用，咬上一口便是咬住了整个春天的生机。

古往今来，无数诗人以“清明”为题，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句。从杜牧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，到白居易的“乌啼鹊噪昏乔木，清明寒食谁家哭”；从黄庭坚的“佳节清明桃李笑，野田荒冢只生愁”，到孟浩然的“帝里重清明，人心自愁思”……诗行间的清明是文化的清明，新旧更替之际，长出生命的年轮。

清明时节，不妨让我们寻着吴惟信笔下“游子寻春半出城”的盛景，踏青郊游，感受春日时光的美好，在青青麦田中、轻盈纸鸢下，见诗意、见传承、见众生。